



Nº 880-8

4100 3-35

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

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事實上，聖堂與偏僻地刊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我們深信一部五、六百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不過這件事，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

為此先在編校範圍內，編輯一部包括：經史、聖傳、神修、聖召、理論、指導、小說、劇本、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一為聖體軍，儘够綽餘的應用，為教中一般學生，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

這是我們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

序

如果你要尋趣味濃厚，內容熱心的小說，那麼這本耶穌的小朋友定能使你滿意。因為本書取材，編輯，可說完全依據上面二種條件：正在兒童們最歡喜的日常遊戲如：足球，捉蟋蟀，打彈珠，玩棋子，爬樹，騎腳踏車等等敘述中，寫出熱愛聖體，勤望彌撒，迅速聽命，兼愛仇人，勸導朋友等等重要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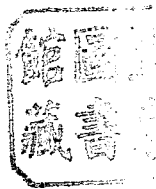
本書的確可作小說讀，可作神修書念；念了自會深刻在腦海中，影響到行為裏；如再努力做去，一個潑皮，不難變成耶穌的小朋友呢！

目次

序	I
目次	II
眞朋友	1
就走	17
懶惰的若望	23
超行	35
好不容易的小祭獻	41
報仇	49
我要愛了	65
小安當的勝利	89

耶穌的小朋友

眞朋友



「那裏去？……」

「那邊：那邊……」達義指着前面的聖堂回答了若瑟的問。

「哼！到那邊去……」若瑟冷笑了一聲。

「那麼，你到那裏去？……」

「我嗎！真不像你的……」若瑟冷冷淡淡地說了一句。

「不像我什麼？」達義追問着。

「哼！不像你的有福不會享……」若瑟瞟了達義一眼說。

「怎麼？有福不會享嗎！……」

「自然！人家放了晚學，都去自由地逛玩；你呢，什麼聖體軍，不聖體軍，無苦討苦，老晚還要到堂裏拜聖體：還有什麼什麼？」若瑟裝着大人的口氣滔滔地說着。

「我既是聖體軍，自然該這樣。」達義慷慨地說。

「你看，又是這種老脾氣，眞是有福不會享的獸子。——若瑟說了這幾句，忽然換了口氣，走近了幾步，極溫柔地說：——達義！我勸你不必這樣的固執，有福當然要享的，無苦不必去討苦。你聖體軍總管是聖體軍；但是何必這樣認真呢！譬如現在天已晚了，拜什麼聖體呢？不拜也沒有什麼關係；況且管聖體軍的神父，也不看見的。……唉，達義！照我看來，不如和我去一同玩玩吧！——」

達義是十二三歲的小學生，在這年紀上，不能苛責他：沒有

剛毅的志氣；若瑟的一番又甜蜜又富着誘引力的說話，自然直進到他的肺腑：他中了誘惑，他軟化了，他回答說：

「那末，你想到那裏去玩呢？」

「隨你到那裏去，我都認得，我都可領你去。」若瑟得勝了似地說：

「那邊花園裏去好嗎？」達尼指着古木參天，青蔥鮮豔的那邊說：

「好的，再好沒有：那末走吧！」若瑟爽快地說：

於是他們兩人在那邊花園裏，一直玩到黑夜。

天真潔瑩的達義，自從與若瑟交結之後，一天一天的墮落變

壞了。

一天放晚學後，他們倆同出了校門，若瑟竟這樣的說：

「我們常常到花園裡去玩，沒有什麼意思，不如……」

「不如什麼？」達義問：

「不如到那邊去……去……去打牌……」

「唔……」

「打牌……」若瑟肯定地說：「或者擲骰子……都可，隨你。」

達義還是默然不答，但是不表示反對。

「玩玩！沒有什麼要緊……你若不帶錢，也可把「香烟牌子」

代替，或者，打手心，都可以……玩玩！沒有什麼的……」若瑟又

是花言巧語的勾引他。

達義不知不覺從口中發出一聲「好！」

達義因了壞朋友若瑟的勾結，神業逐漸荒廢，功課逐漸退步了。一切不正當的遊嬉都學會了，都加入了，真成了個小潑皮。但是掛名的仍在聖體軍中，教練員，隊長仍有時要責斥，規勸；達義，因此有時也覺到良心刺激，還不敢完完全全自由，放肆，好幾次他自己問着：「我是聖體軍人，怎麼可這樣？」

不多時，這件事也給他的壞朋友——若瑟知道了；他又從事魔鬼工作了。勸達義說：「達義！你不必這樣不安。你爽爽氣氣地去給管聖體軍的神父說：『我要退出聖體軍。』」那末，你可自由了，你和我一樣的自由了，還有什麼不安呢？……不是嗎？……達義的心靈，一時蒙蔽了，他要平安，他要自由，所以起了

「退出聖體軍」的想念。

*

*

*

一天，達義振作了勇氣，走進管理聖體軍的神父的辦公室，說了一聲「望望神父！」後竟然大胆地說出自己的來意——退出聖體軍。

「你說什麼？達義！」神父凝視他說：

「神父！我要：要退出聖體軍。」好似受不住神父的銳利的凝視；垂下了頭，抖縮地重說了一遍。

「怎麼！你要退出聖體軍？」神父顯出驚訝憐惜的神氣，問

他說。

達義仍是垂着頭，靜默着。

「唉！可憐的小兒！」神父換了誠摯的口吻說：「你現在已經完全上了魔鬼的圈套。你近來的退步，我早已看出了，我勸你也不知幾次了，但是你總不肯聽我的善勸，偏偏要信從魔鬼的奸計。達義！達義！你完全屈服於魔鬼了！醒吧！你願不願？唉！親愛的達義！你要退出聖體軍，爲的：祇要自由；將來你還自由一些，那末你要退出聖教會——反教——，這實實在在是魔鬼的奸計：」

達義聽到「反教」二字——直是當頭一個霹靂——他突然醒過來，看出自己的危險，看出若瑟的不是，他後悔，他悔恨一切：他要和若瑟絕交了，他要重新做好軍人；他腦海中不知有多少意念。

「達義！你想要自由一些，平安一些，但你跟從了魔鬼，萬

萬不能自由，萬萬不能平安呀，：相反，你若聽我的話：仍舊像先前一樣，守好聖體軍的本分，全心全力地愛慕小耶穌，那末小

耶穌也愛你，親自安慰你，使你常常平安：懂嗎？達義！—

達義聽了神父一番好話，仍許他做聖體軍，好似犯人得到了赦令。他堅決地說：「神父！：我不再願退出聖體軍了，我不和

若瑟好了。」

「很好！達義！」神父說：「我很喜歡你，不但我，小耶穌也很喜歡你，希望你以後常常勇敢地盡好自己的本分，以後你有什么不安，立刻給我說，不要和先前一般：」

「多謝神父！」

達義走出辦事室時，滿面笑容，不像方才的愁面蹙額了。

「不和若瑟交好了」是達義奪定的志意，但他雖不和若瑟來往，可是若瑟依舊沒有敗興：仍用他的本領去勾引達義，達義却没有失敗過一次，相反，他的神業非常的進步，領聖體，祈禱，小祭獻，救靈的本分，都盡得不錯，而且他時時想到先前的不對，加倍熱心，作為補贖。

但是他有一件事還沒有想到；神父却早已籌劃好久，一天，他便喚達義到自己的辦事室裡給他說：

「達義，你近來的成績非常可觀，真是可贊的，這使我也很喜歡。不過，達義！有一件事你或許是還沒有想到吧！」

「什麼事？」

「你沒有想到嗎？……那末我給你說；但有一事先要問你，現

在你和若瑟怎樣了？」

「不理他。」

「不理他真的嗎？」

「眞的，神父！我好久不理他了。」

「呵！達義！單單不理他，也不對的，這不是聖體軍的眞精神，你當理他，但理他不是先前的理他：先前你理他，是被他引去；現在你理他，是你去引他，引他和你一樣的做好聖體軍，一樣的熱心，一樣的愛慕小耶穌，這才是聖體軍的眞精神，這是你所沒有想到的一件事——你現在知道了，那末，勇敢地去進行吧！不要怕！」

「神父，這是難極咧！」達義想了一想說。

「達義！有了好耶穌相幫，沒有一件難事的。」

「神父！若瑟這個人真難弄，我不理他，已受了不少氣，怎樣去勸他呢？：他豈肯聽我的話？：」達義說。

「是的，我知道的；但是，我方才給你說過，不是你一個人去勸他，還有小耶穌相帮你呢！：所以，聽好，達義！你以後定當志向：每天做二次小克己，拜一次聖體，爲「若瑟改過」

「這到是不難的」達義立時轉了笑容說。

「好！那末，勇敢地去作吧！」

達義果然沒有忘記了神父的叮囑：盡好本分以外，還守好了那二條新章程。但是，心像鐵石的若瑟，竟沒有半點希望，依舊那樣。

達義並不失望，仍是勇敢非凡，不過，他有些心急，因着急，他的勇氣更加利害；一天，他遇見若瑟時，竟然老老實實地把自己做小祭獻，拜聖體，為感化他的事，一一地都告訴了他。若瑟聽了——不出人意料之外——冷笑了一場，說了好些的話：到末來竟然辱罵起來。

雖然這樣，有了小耶穌的相幫，達義終不會失敗；況且他仍舊熱熱切切地依靠小耶穌：把祈禱小克己去祭獻給小耶穌，小耶穌怎麼會不動心呢？

一天首瞻禮六的前晚，達義獨自到堂裡去做聖時，無意之中又遇見了若瑟，若瑟又是老樣，先問了：

「你到那裏去？」

「到堂裏去做聖時。」

「做聖時嗎？」若瑟又問了一聲，不過聲調變軟得多了。

「是的，做聖時：你從沒有去做過聖時嗎？」

「當然。」

「唉！聖時要做的，朋友，因為做聖時是去安慰耶穌，還可以補贖我們的罪過……」

「補贖罪過！那末，我好算有罪過的嗎？」

「一定的！人人多少都有罪的，另外是不常進堂的人……」

兩人沉靜了好久。

若瑟被良心的聲音，責斥，規勸，忽然堅決地就說出這一句

話來：

「那末，我也要去做聖時。」

……

這也算第一次，若瑟在堂裡竟跪了一小時

出堂後，一路上，達義誠懇懇地勸他明天也要望彌撒，彌撒前，好好地辦一次妥當神工：懊悔先前罪過，求小耶穌寬免；還要熱熱心心領聖體：迎接小耶穌到心裡，和他講和，求他：

若瑟只是聽着，不斷的說：「好的，好的……」

不多時，他倆走完了路，各自回家去安息了

首瞻禮六的早上，聖堂裡擠滿了教友，學生們胸前佩着耶穌聖心的徽號，排班進堂；若瑟居然也列在行裡。

舉揚聖體過了，學生們都沉靜着預備領聖體；若瑟自從辦了神工以後，覺到無限快樂，現在，看見衆人都預備領聖體，不知不覺也發出切望之心，期望小耶穌降臨。

若瑟也去領了聖體，回到自己的跪凳邊，端端正正的跪着，兩眼合着，雙手交叉在胸前，這時候他的心靈上的光景情緒，旁人不能推測，祇有跪在他右面的達義，聽見他的歎歎嗚咽和他唇附不斷發出來的抖動微聲：

「小耶穌，……寬免我，……好耶穌，……我也要愛你了……」

達義知道若瑟已真心改過了，他歡喜萬分，急忙向他心內的

小耶穌說：

「小耶穌！我感謝你！因為你幫我感化了若瑟……小耶穌！謝謝你！……」

「小耶穌！再賞賜我們二人常常做你的朋友，永遠愛你！再不離開你，……」

親愛的小讀者：

醜魔鬼的朋友，慣常來引誘小耶穌的朋友。

小耶穌的朋友，時常去勸化醜魔鬼的朋友。

有時你或許也遇到過壞表樣的引誘，那末，你千萬不要順從它，你自己沒法，或無力去抵抗他，那末，你千萬不要忘記求小耶穌來相幫你。

親愛的小讀者！醜魔鬼的朋友還多着呢！那末，你豈可袖手旁觀？快勇敢一點，努力一點，去勸化他們！

小讀者！勇敢吧！努力吧！趕快去勸化醜魔鬼的朋友，使他們做成小耶穌的朋友！

作者

就走

活潑好動的安多和方濟，因為雨不斷的下着，不能作戶外運動，關在室內很覺到沉悶無聊；畢竟在雜亂的玩具廚中翻尋亂雜四散的棋子。

棋子可算全了，但沒有棋盤，兩人不得已，尋了一枝粉筆，在一塊塗滿灰塵的板上，畫了幾根歪斜的線，當作臨時棋盤。

一切都預備好了。他們便開始遊戲。

「請，你先走。」方濟說。

「走，你先走，你劃棋盤的！」安多推辭說。

「這沒有什麼的，走吧，不要客氣！」方濟說。

一個同學插嘴突加一句：

「大家不要客氣了！安多！神父叫你去。」安多的背後來了

「怎麼！叫我嗎？」安多立了起來，就想走了。

「是的，神父叫你。」那個同學對着安多切實地說。

「不要去！」方濟立時顯出不快。

「去的！」安多轉身走了。

「慢慢！」方濟也立了起來，追上去。

「怎樣？」安多一呆。

「慢慢：至少走了一副去！」方濟已拉住他的衣襟說。

「不，我就要去了。」安多回答說。

「慢一慢也不肯嗎？」方濟有些怒意。

「是的，因為我是聖體軍，聽命當迅速。」安多泰然說。

「哼！聖體軍！你不識相，朋友不要？」方濟忿忿地說

「聖體軍有什麼不好呢？」安多的聲音有些戰顫

「哼！你老，你知道我這個傢伙嗎？」方濟握了粗大的拳頭，好似即要打下來了。

安多見了又凶狠又野蠻的方濟，素來有三分畏意，現在這副怒容，實使他胆戰心驚；于是他不敢直注着這可怕的怒容，無意之中，就把視線轉移到那副棋子上，心內立即起了一念還是走了一副吧，免得遭冤家，受他的譏笑，辱罵，歐打；他就想走到桌邊坐下了；但一方面好似隱約地聽到：「聽命！迅速！軍紀！勇氣！奮鬥！祭獻！」他徬徨着，戰兢着，心頭亂跳，兩隻眼睛忽而望望方濟的怒容，又忽而轉到那副棋子上。

凶狠的方濟仍是用他的恐嚇手段。

走

就

「走吧！軍紀第一！」他忽然堅決地打定主意，就轉身連奔帶跳的飛跑的走了。

後面，辱罵譏刺的聲音連二接三的追送他。

但安多的心靈上，反覺到從沒有覺到的安慰快樂——他打了勝仗了。

*

*

*

親愛的小讀者：

安多的行爲使你佩服嗎？他辛辛苦苦尋得了棋子，畫好了棋盤，正要開始玩棋，因神父叫他，就沒有半點留戀，立即起來，這是因爲他明白知道聽神父的命，就是聽小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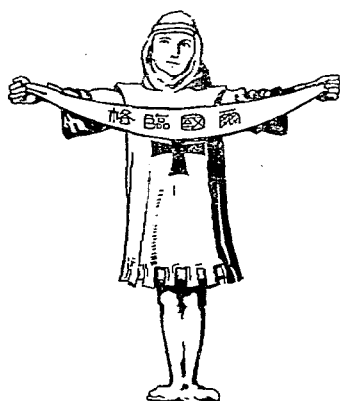


方濟雖然威嚇他，他並不屈服，這更足叫我們欽佩。到底小讀者！這種精神，凡是聖體軍都應有的呀！你努力效法他吧！

——作者

走

就



情懶的若望

「若望……」

「若望，快醒吧！不早了！……」

「若望，不要睡了，快起來吧！……」

「若望……快……」

每天的早晨，若望的房裡，總有這陣喚聲；因為若望的母親每晨起身後，每每到他房裡去喚醒他，可是她雖喊破了喉嚨，他終是死一般地酣睡着。他的母親有時竟走到他的旁邊，用力推搖他，但他打了幾次呵欠，翻了幾個身，又呼呼地熟睡了；他的母親竟覺得沒法，只得獨自去望彌撒。

這似乎成了習慣。

★

★

★

校中創辦了聖體軍，若望踴躍地加入，但聖體軍的第一條規矩是勤領聖體——勤領聖體是包括勤望彌撒——而若望以爲自己對於這第一條規矩絕對不能遵守，但他一方面確願加入，因此用了這個假理由：「離家太遠，不能天天望彌撒，祇能一主日一次。」去請求進聖體軍，管聖體軍的先生見他很誠懇，他的本性又是活潑好動，或者因着進了聖體軍能變成好學生，因此認可了他的不能天天望彌撒的理由，收錄了他，所以現在若望居然也是一個聖體軍軍人了。不過祇好算掛名軍人罷了！

一天晚上，他的母親偶然在他的書包裡，發見一張軍人用的聖心寶藏；她心裡覺得不少安慰，因為知道自己的兒子已是聖體軍軍人；可是拿了聖心寶藏仔細看時，又覺到不快了，因為聖心寶藏紙上的「望彌撒」和「領聖體」兩行，終是白白的空着。就叫若望來：

「若望，你看：你的聖心寶藏的紙上，「望彌撒」和「領聖體」的兩行，為什麼白白的空着，唉！像你這樣，可算是個聖體軍軍人嗎？況且，你不是不能做的，你故意懶惰，不去望彌撒領聖體，我每天早晨，終是早早的來叫你，但你終是像豬一般，睡不醒的，若望，你自己想想！」

*

*

*

若望只是低着頭，很明白自己的不對，但卻沒有勇氣去打破這個習慣已成自然的惰性。

「若望！」他的母親似乎息怒了，比較和藹了一些，說：「若望，你以後不要再懶惰了，該當勇敢一些，天天去望彌撒領聖體，假如你望了一台彌撒又領聖體的，我給你五個銅元，這是爲報答你的，也爲勉勵你的，好嗎？若望，以後天天去望彌撒領聖體好麼？」

「好的，媽媽，我以後天天這樣。」若望回答他的母親。

★

★

★

近來，若望好似已改過自新了，他每天早晨，自情自願的早起身，到堂裡去望彌撒領聖體。可是，這不是出於自然的——或

許是因着母親的督責，或許是因着欲得五個銅元的貪心；既然沒有高尚純潔的目的，那末，當然沒有多大的神益，更不能有恒心的。果然，不滿三主日，若望又是老皮氣，他把母親的督責，作爲不足懼，五個銅元寧願不要了——彌撒也不去望了。

★

★

★

這些事都給聖體軍的教練員知道了。

他並不責斥他，也並不許給他什麼賞報。祇命全體軍人爲他多多祈求。一天，彌撒後，他忽然想到一個妙法，他立刻叫集衆軍人，給他們說：「我們中有個軍人，我雖不說出他的名字，到底你們，已知道是誰了——他老是懶惰不肯望彌撒，這不但是我們聖體軍的羞恥，更使小耶穌少降福我們。我們軍人很少，祇有七

人；本來每個主日內，彌撒和領聖體的總計，應當各是四十九，但他一主日祇有一天望彌撒領聖體，因此總數各是四十三，各缺少了六次；現在我們當補滿這個數目：就是我們中一個輪流地每天望兩台彌撒——譬如明天類思望兩台，後天若瑟望兩台，依照次序輪流下去，你們或者會忘記，我將做一張表貼在壁上，你們僅了嗎？可愛的軍人們！」

「懂了！懂了！」衆軍人答道。

「但是，可愛的軍人們，你們每人當留心地做去。」教練先生誠重地加了一聲。

「一定的！一定的！」衆軍人慷慨地應許先生的吩咐。

果然，每個輪流到的軍人，很熱心地望了一台，又是一台。

偶然，一天，若望在壁上發現這張表，他仔細地看了，覺得很奇怪，表上的名字，都是聖體軍軍人的。但是，從起頭念到末腳，無論如何，終尋不到自己的名字，以爲自己是個老軍人，而且沒有犯過大規，怎麼自己的名字竟不列在軍人裏呢？他立刻去向管理聖體軍的先生問問明白：

先生乘這個機會，拉他靠近了自己的身邊，親熱地教訓他一番說：

「可愛的若望！你不要擔憂，你的名字不寫在這張表上，不是因爲你不是軍人；相反，恰正因爲你是軍人！若望！你靜聽我講吧！表上不是寫着：『某月某日：某某人：嗎？』這怎樣解釋

呢？這就是說：「某月某日，某某人望兩台彌撒。」「可愛的若望！望兩台彌撒。」先生又莊重了一些，注着若望說了兩次：「若望一聽了這兩句話，面色立刻蒼白起來，似乎有些慚愧，頭低下來了。」望兩台彌撒！先生又重複了一句，然後更聚精會神地說：「到底你知道嗎？爲什麼他們望兩台彌撒？」

若望抬起頭，瞪了眼，表示不知道。

「你知道嗎？」先生更有精采地說：「你知道嗎？可愛的若望！爲你呀！爲你呀！因爲你常因着懶惰不肯望彌撒，他們很情願每天一個爲你多望一台。這因爲：一來爲補贖你的過失，二來爲求小耶穌賞賜你改過！……他們真勇敢！……」

這時，若望已通紅了臉，頭向着地板，他的眼睛好似兩個漏子，源源不絕地湧出淚來——這是慚愧的，懺悔的，痛恨的熱淚。

先生看見這副情景，不覺也感動了，就乘這機會好好地勸勉他一番。

「可愛的若望，不要難過了，你以後不再這樣，天天望彌撒就是了。但是你當明白：望彌撒不爲得什麼賞報——五個銅元——是爲愛慕小耶穌。因爲小耶穌，天天早晨盼望你來，要同你說話，要給你東西，真的，若望，小耶穌真的天天等你的，你以後不要再使他白等了，你當天天早晨去望彌撒和他說話，受他所給你的東西：真的，若望，你許我以後望彌撒吧！」

若望把久向地板的頭，抬高了一點；血紅紅的臉上，還帶着涕泣過的淚痕——雙眼睛還包着淚珠射出可愛的光線；鼻子好似被塞住的，戰戰兢兢地說：

「唔！先生！……我：以後：一定：天天：望彌撒了：」

果然，以後每天早晨，若望不必他的母親來催促，就自己起身，他的聖心寶藏的紙上，「望彌撒」和「領聖體」兩行，終不再有空白了。

*

*

*

*

*

*

親愛的小讀者：

你也懶惰不肯去望彌撒嗎？或許去望彌撒的，到底祇是望賞報，怕責罰嗎？那麼，也要改過！

假使，你天天勤望彌撒的，那麼，也和若望的同伴一樣，



另外多望幾台，爲不能或不肯望彌撒的同伴。
假使你的同伴們都是，勤望彌撒的，那末，至少多望幾台，
爲冷淡教友，他們是不肯望彌撒的。

所以親愛的小讀者，勤望彌撒，勤領聖體吧！

——作者



超行

「類思，你沒有吃早飯嗎？」一個行路人給靠在校門旁的孩子說：

「是的，伯伯，沒有吃。」類思回答那個行人——就是他父親的朋友。

「好的，那麼跟我去。」那人拉了類思的手。

「那裡去呢？」類思問着。

「就在那邊：我們一同去吃點心吧。」

類思聽到「吃點心」三字，實在喜出望外；他從清早起身，就往堂裡去望彌撒領聖體，望了彌撒到現在——八點鐘——還沒有吃

一些東西，若回家去吃早飯，路太遠，往返非三刻鐘不可，實在來不及上學。平時，出堂後買一些點心吃，就算早膳，今朝呢？因進堂前遇見一個很可憐的小乞丐，躺在破牆下向他討錢，他——類思——就非常感動，把囊中所有，完全給了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哀矜。現在囊中空空，探了好幾次，終找不到一個錢；所以只得靠在門旁，任其肚裏嘖咕。不料正在飢腸轆轆的時候，逢見父親的朋友，請他吃點心，豈不是一件快事嗎？所以類思不覺失聲笑了出來；就隨他走了。

兩人一路上說說笑笑，好容易地走到了點心店裡。

★

★

★

兩人對面坐着。桌上放着一盆肉饅頭，和一碗熱湯。

類思便喝了一口熱湯，咬了半個饅頭，覺得肚裡舒服一些；但想喝第二口湯時，就被那人的話阻住：

「你今早爲什麼沒有吃早飯？」

「因爲沒有錢。」類思答了，就把湯灌進嘴裡。

「那麼，你家裏，沒有早飯嗎？」

「有的。」

「爲甚麼不吃呢？」

「因爲我要望彌撒領聖體；假使吃了早飯去望彌撒，那麼，不可以領聖體，所以，我每天早上，起身後，就餓了肚子，到堂裡望彌撒領聖體，出堂後，買一些點心吃，就算了；今早，我帶的錢做了哀矜，奇不奇，巧不巧遇到你伯伯？」類思一面說，一面望着手裡的半個饅頭。

「小獸子！望什麼彌撒！領什麼聖體！」

「奇怪了！望彌撒的功勞最大，領聖體是領小耶穌，有什麼不好呢？」類思說時而上現出有些不快。

「哼！真真是個小獸子！你懂什麼！」

「是的，我沒有懂錯：望彌撒的功勞最大，領聖體是領小耶穌一定的，我一點沒有懂錯。」類思說。

「不是的，類思，我給你說，這些都是堂裏的神父驅你：望彌撒沒有什麼道理的，領聖體萬萬不是領小耶穌；所以我勸你以後不要這樣了，家裡吃飽了早飯，然後到學校裡上課！聽我嗎？」類思。」那人嘮嘮叨叨地說了一番。

「不聽你！」類思不待他話完，就粗聲地喊了出來，同時怒氣衝衝地把口內尚未嚥下的半個饅頭吐了出來，便轉身向外就走。

類思大踏三步地走向學堂裡去了，喃喃說着：「寧願餓死，不願和說凌辱天主的人，吃……」

親愛的小讀者：

類思雖饑餓到極點的時候，好吃的東西又在眼前，一聽了人引壞的話，不顧一切竟走了，這是因為他萬萬不願吃引他做不好的人的東西。

你幾時或許也遇到有勸你做一件極小的不好的事情，而給你一些小利益的，你千萬不要貪一些小利益去做那件極小的壞事，

更進一步，你若遇到極大的利益，只要你做一件微小的壞事，
那麼，你也不要去做呵！



——作者

好不容易的小祭獻

是在秋季的一天清朝，一輪血紅的太陽，在紫紅色的采雲中掙扎着，藍色的天空，幾點星光隱避得幾乎絕跡了，路上行人尙少，村子內除了二三起鷄啼和隱約地從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犬吠聲外，其餘大地上一切，幾乎死去似地沉靜着。

到德禮村大堂去的大道上，却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兒童，帶奔帶跳地趕他的路程，有時他默靜着預備領聖體，有時他高聲歌唱：

「我願天主，給我耶穌：每日清晨，來我心住。」
「治我靈病，熱我神火；堅我信德，至死不墮！」

有時他揮拳伸腰作簡單的體操，呼吸清新空氣，他的精神極愉快，態度極強壯，性格活潑玲俐，他就是本篇的主人：小若——一個小聖體軍，他每天獨自一人這樣歡樂地去和他好朋友會晤，從不失約——天天去望彌撒領聖體。

今天他走了一程，忽然聽見草畔中發出宏壯響亮的聲浪：

「距——！距——！距——！」

「唷！這叫聲明明是蟋蟀的——」小若心裏自言自語說：「牠的聲調這樣宏壯響亮，定是絕好佳種呢！」

他這樣的說着，他忽然起了一種聯想：

「噯，保六昨天捉到了那隻大——麻頭闊項——，牠的身段好似闊板橈，六足生得又長又高，他大驚小怪地在衆人前誇口：『照聲音而論現在這一只，實在勝過他的那一只呢！……』」

「距——距——距——」蟋蟀好似故意顯本領地繼續叫着。

「啲！這叫聲着實宏壯響亮，離了這些路，依舊能聽到！」他受了劇烈的衝激，叫聲的拘引；他想捉了去和保六那隻決一勝負；他不自主地旋轉了身體，退回轉來；打定主意要去捉了；——他蹣手蹣腳走近了發出叫聲的草畔；捲起了袖口；慢慢地蹲下，雙手連疊成半弧形；權作網罩：

忽然他挺身起立，像感受了什麼極強烈的刺激。

原來遠遠高聳的尖頂內，忽然發出催促教友進堂的鐘聲：

「噹宏！噹宏！噹宏！」

他很不安地說：「我當去望彌撒了！小耶穌等候我呢！」他放下捲起的袖口，旋了脚跟，又望着聖堂開步了。同時那只蟋蟀又振翅了！而且好似更宏壯更響亮了：

「距！——距！——距！——」

小若又駐定了腳，炯炯的小眼又釘住在發出叫聲的草畔，那邊，現在好似兩隻相鬥，起初的一隻，得到了大勝利，提高了聲調，唱他最偉大，最雄壯的凱旋曲；他凝視着，出神着，他小腦袋內顯現了很活潑的幻像：

他覺得在草畔內，捉到了，比保六的那隻大一麻頭闊項「蟋蟀」更健碩，更猙獰的「大頭黑青」；保六的那隻，經不起這隻「大頭黑青」一分的撕殺，已咬去了一腿，傷了頭項，不斷地發出：「距！——距！——距！——」的叫聲；他於是禁不住失聲歡呼起來了，他剛才歡呼，那一距！距！——的叫聲又靜了下去。

「噹宏！噹宏！噹宏！」的鐘聲又衝進耳鼓，把他驚醒。他一面受鐘聲的催促，良心的警告，一面却充滿了「大頭黑青」

：咬傷了大「麻頭闊項」：百戰百勝：所向無敵：他猶豫着，躊躇着，他不知幾次捲起了袖口：也不知幾次放下袖口：他心靈上抖動，震盪，戰爭：

你們要懷疑我們的小若，久受小耶穌熱情的哺養，聖體軍的訓育，在這種小事上，竟也這樣沒有勇氣嗎？——那麼你們差了。小若本是天真隊內最活潑，最愛玩，最爽直的兒童，而且尚未到理性發展的年歲，因生理心理上的關係，最易受具體的，活潑的事物的拘引，和本能衝激的活動。他一次一次受猛烈的誘惑，却一次一次沒有陷落，這是他的超人勇毅處，畢竟他的小朋友——小耶穌——來解圍了，救援了。

他在鐘聲停止時，他皎潔，精瑩，鮮明，脆弱，誠實的靈魂上湧現了：十字架上的耶穌：望着地獄直奔的許多罪人：站在高

處訓誥兒童們說：「兒童們幫我普救世人」的教宗：

這許多想像，簡直把他整個地從誘惑中喚回了。

他突然拾了一塊大石子，望準了「距！距！」叫聲處，狠力擲去，他沒有等到石子落地，蟋蟀驚逃，他已望了聖堂飛也似的奔去，他口中喃喃地說着……

「爲小耶穌，做這小祭獻吧！」

「「噲！實在是太祭獻呢！」

親愛的小讀者：

你看小若何等的勇敢，他雖很心愛蟋蟀，却不肯順從自己的私意，聽從小耶穌的呼喚。——捉蟋蟀是他自己的私意，望彌撒是小耶穌的願望——

他終久捨得不去捉那隻極好的蟋蟀，去望彌撒，這是聖體軍的真精神，小耶穌的光榮！

那麼，你，也要這樣，不特是捉蟋蟀；而且在一總的光景裡，終不要順從自己的私意，去逆小耶穌的願望，你該常常吃虧了自己，萬萬不要吃虧了小耶穌，要小耶穌常常得光榮。

——作者

獻祭小的易容不好



報仇

春光明媚，和風拂拂，正是三月天氣。有一天早晨，在愛默校附近的一條街上，不知爲了什麼，流水般川行不息的行人和車子，漸漸地塞起來，好像街的一端，已堵住了，——果然，在那邊轉角，有一大羣人，圍着像看什麼猴戲似的。鄰近的居民和行路人連奔帶跑的趕來加入羣中。

背着書包的若瑟，慢慢地向校中走去；他經過這堆人羣時，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似乎不得不挨進去看個究竟，他用盡全身之力，擠了好久，方才挨了進去；但是，他所看到的，實在他所意想不到的。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學生，垂頭喪氣的，站在中央，

他給一個賣油條的漢子，一把胸襟掀倒在地上，一輛腳踏車，二輪翻天的橫着，車子的四周，油條大餅，東一條西一塊，拖泥帶水，狼狼藉藉的散着一地，一望而知是那個學生騎着腳踏車推翻了賣油條的籃子。

那惹禍的學生就是安德肋，是若瑟的老對頭，他倆有勢不兩立的光景，三年前，他倆曾在散心場的東角，開過一次大戰，以致若瑟面部受傷，安德肋鼻子流血，此後，他們會面時，不是怒目仇視，就是破口咒罵。

*

*

*

現在小若瑟在人叢裡眼見着自己的老對頭遭着這樣的禍患，他如果幸災樂禍的，那麼恰巧是報仇的絕好機會，正可以嘲笑譏

刺，打落水狗了。但小若瑟並不這般的；他躊躇呆立，帶着憫憐的神氣望着。忽然那惹禍的安德肋，偶然抬頭，看見了他的大仇若瑟，他倆的視線交換了，安德肋在羞愧萬分之中又裝了幾分傲氣，好似不願在仇人前示弱一般。那漢子不斷催他賠償損失，他便繼續辯論着：

「我沒有留心！」

「呸，管你什麼留心沒有留心，油條終要你賠還我的！」漢子粗聲的反駁着。

「賠！」安德肋停了一晌，不敢說下。

「賠，自然要賠的，二十多條油條，三十來塊大餅；至少半隻洋！」漢子怒視安德肋迅速地把他話說完。

安德肋低下頭，望着地上的油條和大餅，沒有出聲。

了安德肋想走。

在這千鈞一髮，異常緊張中，圍看者都靜着看究竟，忽然在人羣中起了一個脆弱的呼聲：「慢慢……」這是小若瑟的呼聲，他從人圍裏鑽出高喊着，他猶豫了好久，終以事已危急，堅決地打定主意：去救他的老對頭。

★

★

★

若瑟本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他和安德肋作對仇，出於安德肋步步進逼造成的。其實他是一個好學生，尤其是進了聖體軍

後，脾氣改了不少；但他對於老對頭安德肋還沒有講和，外面雖沒有講和，他心裏却已完全寬恕了，忘却了以往的一切。小若瑟初進聖體軍，本沒有寬赦安德肋的意思，後來他做了不少的小祭獻，改去了不少的脾氣，自己的良心，時時指導他寬赦安德肋，後來他覺得非寬赦安德肋，不得良心的平安；有時他竟堅決地定志向安德肋求和；但是，事實上是極難的：一來自己沒有這副勇氣，並且也沒有個機會向三年的老對頭說和；二來，這般狡猾險狠的安德肋那裏肯無條件的講和。這果然是使他們不能講和的大原因。現在他的仇人在危難中，他起初還躊躇，後來想到耶穌的愛仇，他要效法耶穌，而且做一大祭獻為中國早些歸化，所以毅然決然挺身出來喚：「慢慢：」他從衣袋裏，拿出六隻小角子來——這是他的祖母在本名瞻禮那一天給他的——慷慨地向那漢子

說：

「拿去，半塊錢，放他吧！」

那漢子接過了錢，望了若瑟一眼，也不說什麼，便放了安德肋，一大堆的人羣也漸漸散開了。

安德肋脫了險，喜出望外，立刻拉起腳踏車來就騎，一溜烟的走了，竟連謝字也不給若瑟說一個，望也不望他一望。

若瑟却不以為意，滿面春風的獨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自己的心靈上所感到的愉快，實在難說難描，隨行隨思的說：

「噲！今天我可算是真的聖體軍人了。先前記仇的我，恨人的我，怎樣可稱為聖體軍人呢？而且從今天起，我要和安德肋實在是朋友了，他方才立刻上車就走，想必出於不勝慚愧之心罷，我到了校中，他一定非常的親近我哩！唉！小耶穌怎樣歡喜呀！」

有好幾個外教人，或許因此改過了，唉！得意呢！」

★

★

★

至於安德肋呢，無意思的騎在腳踏車上，心裡覺着說不出的怨恨，他恨那個賣油條的漢子，恨那些圍着他看他的人們，也恨若瑟給他看見這樣的事情。

「觸霉頭！」他心裏這樣的想：「衝倒了籃子，還是小事，看的人偏偏這樣的多，這倒也罷了，最可惡的，偏偏給若瑟這小鬼看見；哼！還要他擺什麼臭架子，出什麼風頭！拿出錢來，算他錢多嗎？」

「哼！若瑟這小鬼，不是好東西！」他繼續地想下去：「這小鬼拿出錢來不是好意思！……他到了校裡，若使給同學們講起這

事來，一面可以自己擺架子——說自己的銅錢多，氣量大，一面可以藉此譏笑我了。呸！我不放他過去的。」

狡猾的安德肋恨恨地定好了誣陷人的奸計，趕快地徑向校中去了。

他一到校門，輕快地跳下車來，大放其謠言：

「呵！今天若瑟大觸其霉頭，在路上追一個江北小孩，一不小心把賣油條的籃子衝倒，那賣油條的漢子實在害厲，拉住他的衣襟，要他賠一塊錢，若瑟急得幾乎要哭出來，從袋裡拿出六隻小角子，想貼給漢子，那漢子接了六角，還缺半塊，仍不肯放，後來幸而我趕到，盡力勸開，若瑟方才脫了險：不然：——」

安德肋講得活龍活現，同學們聽了都信以為真，有的稱讚他量氣大，有的譏笑若瑟的沒有用。

等他

不多時，若瑟果然獨自一人慢慢地走來了，同學們擁在門口

若瑟剛踏進校門，一陣喝倒采的嘲笑聲送入他的耳鼓：

「油條吃穀嗎？哈哈！……」

「還有大餅呢？哈哈！……」

「哈哈！六隻角子油條，總吃穀了！哈哈！……」

「哈哈！江北小孩追到嗎？……」

「哈哈！哈哈！……」

「……」

足足有一刻鐘，若瑟只聽得這種聲音，使他實在莫明其妙，

好似站在五里霧中，只得呆了起來，更使他奇怪的：就是安德肋不但對於他自己沒有一些感恩的表示，反而站在人羣中和着衆人「哈哈哈哈哈……」或許是他最厲害的橫一聲豎一聲的「哈哈……」嘲笑個不停。

「哈哈！若瑟也不知不覺出聲了：實在莫明其妙！」

「哼！不要假裝了，安德肋在後面跳出來，鐵青了臉，突出了兩眼，發出古怪的聲音：不要假裝了，我親眼看見的。」

衆人又是個「哈哈……」大笑。

若瑟轉眼誠重地向安德肋說：「你親眼看見些什麼？」

「不要假裝了！」安德肋狡猾的一聲。

「哈哈……」又是衆人的一片笑聲。

若瑟又着急，又恐慌；辯明一句，安德肋反咬一句，衆人的

笑聲，愈高了一些，真是無法可想。向來活潑玲瓏的若瑟現在弄得像啞吧吃了黃蓮，只有任憑衆人嘲笑罷了。

★

★

★

若瑟悶悶不樂的過了一天，及到放了晚學，若瑟不願再受同學們的嘲笑；便獨自一人氣穌穌地挨末一個走出校門；他走過聖堂時，無意的走進了聖堂，拜聖體——這是他平時十有一二次這樣做的。他初進聖堂的二三分鐘，呆呆地跪在跪橙上，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什麼。後來，稍鎮靜了一些，早上的一切光景，反湧進他的腦袋裡，不知不覺，從頭到尾，又回想沉思，一忽兒，他自己責問說：「現在我不是在聖堂裡嗎？爲什麼這樣分心？」

「唉小耶穌，他忽然把眼睛轉向聖體龕子說着：小耶穌呀！

早上的事，你都知道的；我現在的憂悶，你也知道的；我願意同安德肋和好，你也知道的！——我爲他做犧牲，他却這樣待我，唉，小耶穌呀，我把這件事獻給你，求你多賜幾個教外者歸正，幾個冷淡教友改過……」

「小耶穌呀，我效法你愛仇，我完全寬免他。」

「小耶穌呀！我受侮辱，丟臉得够了：到底，小耶穌，如果你要的話，我仍願再做這種很難的祭獻：——」

若瑟這樣的自言自語說了好幾次。

出堂時，覺得非常安慰，愉快，好似得到勝利似的。

★

★

★

一月後的一天早上，若瑟和平時一樣背着書包上學去。走到

校中，遙見散心場的東角，一個臉色蒼白憔悴的學生，呆呆地坐在那邊，若瑟走近前去一看，方才認出他是好久不見的安德肋，但是，實在不知道他爲什麼變樣到這般地步。先前他是胖碩的，勇壯的，現在却顯出十分的萎弱無力；紅潤活潑的臉兒，却變成蒼白憔悴了，閃閃尖銳的兩眼，現在却沒精打彩，毫無光芒了。這原來是害過重病後的安德肋——是的，他害過極危險的傷寒症。——這場大病，不但把他身軀弄得變樣，就是他的性情，也和先前兩樣得多了。

小若瑟雖已幾次三番的願和他接近，但終是失敗，這一次爲了已願做極大的祭獻，仍定志先去同他和好。便默默向小耶穌說了幾句，振作了勇氣，走上前去，握他一隻青白枯瘦的手，很柔和地說：「親愛的安德肋！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這時安德肋感動到萬分，禁不住，的從他的一雙往裡面深凹的眼圈裡，滾出了兩點般的眼淚，灰紅的嘴唇，似乎微微地動了一動，抖率率說：

「親愛的若瑟！你仍肯寬免我的一切嗎？」

親愛的小讀者：

小耶穌愛的人，你可以恨他嗎？你必定說：「不可以恨他的。」那麼你的對頭，你的冤家，豈不是小耶穌愛的嗎？你若恨他，也幾乎恨小耶穌了，所以，即使你的對頭，時時刻刻的難爲你，那麼，你不但不該牢牢地記恨他，還要



真心的寬免他，愛慕他，這是聖體軍當有的精神
若瑟看透這層，一次二次三次……寬赦仇恨自己的安德肋
親愛的小讀者呀！你若有對頭，那麼快快真心實意的寬赦
他吧！並且用你的至誠，感動他，重新締結友愛於基多

——作者





我要愛了

——逍遙

「噓！勿響！勿……」

魯意松鼠般的輕快，爬到樹枝上，不斷地囑咐久在樹下昂首
盼視的馬各：「勿做聲！」

「幾隻鳥？……大嗎？……」馬各不耐心地叨叨問着。

「噓！……噓！」魯意搖着手，更玲瓏地爬高一些。

「幾隻？……幾隻？……好捉嗎？……」馬谷加急地催問。
「噓！……勿……勿……勿響……」魯意騎在大樹枝上，命令似地囑他不出聲。

「濮……濮濮濮……」一對墨黑色的烏鵲，急急地從窩裏飛出，在天空徊翔。

魯意不斷責罵馬各多嘴，竟把鵲兒驚走。馬各自知理曲，只是垂下頭，不發一言了。魯意伸長了頭頸，向巢內探視，却是空空如也；連雛鵲和卵兒都沒有，覺得非常懊喪，馬各也跌足後悔自己的多嘴，勸他靜待片刻，鵲兒或許將飛回，魯意也以爲然，靜悄悄仍騎在大樹上鵲候。馬各也尋一塊枕石坐下；二人都不敢作聲。

「叮呤……叮呤……」一陣鈴聲，從場的東角播送過來。

的說。

「怎麼？樹上的魯意驚駭的說：今天是主日，不上課的。」

「噢！真的奇怪！不上課的。」下面的馬各順嘴說。

「或者，聖體軍又要開會了。」魯意似乎盼望自己的話不確

的說。
「喔，對了，聖體軍開會，呸！我不去。」

「我也不去！開什麼會！我也不去，我們大家不去吧。」魯

意趁嘴說：

「不去！不去！一定不去！」馬各肯定地說

於是兩人靜默了。

鈴聲沒有了，不多時，樹後顯出一個人影——他們的隊長——滿面汗珠，匆匆地跑來。

他們倆早已猜到了他的來意，兩人立時同聲說：「不去！不

去！我們有要事呢！」

「不要開玩，魯意。」隊長仰着頭，向魯意說：「下來吧！

快去開會，和馬各一同去，快下來！聖體軍人都到了。祇缺你們

二人，我尋你們已好久了。」

「呸！我不下來！」魯意冷冷地說。

「我也不去！」馬各隨着就說。

隊長用好言好語勸了六七遍，仍沒有效果，只得喪然若失地

走了。

飛來。

他們倆看他去後，反覺得有些不安了：可是仍靜靜地候鵲兒

「來了！」馬各突然跳起來

果然，魯意看見這對鵲兒將飛近巢了，他喜出望外，立在枝

上，雙手去捉。不料一不小心，身一側，重心點一歪，已經從樹上跌下。

跌得頭破血流，頓時失了知覺。

馬各那時慌得不知所爲，從脚跟一直到頭頂，似乎浸在冷汗裏；一時想不出什麼辦法，只得拼命奔跑，跑到聖體軍開會處去了。只留着魯意一人，躺在血泊裏，苦苦地呻吟着，早已失了知覺。

不多時，神父和學生們都趕到了，立刻送他到醫院。



我 要 愛 了

保祿坐在他的
床側，俯視着
病人，很親愛
地說：

二 懺悔



魯意過了一小時醒來，眼見自己躺着沒有帳子的小床上。牀的右邊，一隻白漆的小方桌，上面放着幾隻大大小小的藥水瓶和兩隻茶杯；牀的左邊，他的慈惠的母親，滿面愁色的呆坐着，他弄得莫明其妙。

更使他注意的：他母親的旁邊，站立着一個和他年歲相仿的小學生，他並不是馬各，却是他的隊長保祿。

方才叫他開會的隊長。

魯意睜大了眼兒，凝視着他。魯意的母親看見他醒了，不覺愁色退去了一半；轉身向保祿說：

「小弟弟，你可回去了，去告訴神父吧：他已醒了。天又已經晚了，你回去吧，多謝你，小弟弟。」

保祿答道：「不，伯母，我欲同他說幾句話呢。」於是他近上幾步，極和藹地向魯意說：

「小朋友，你怎樣了？」

「保祿，還好。」魯意啞着喉嚨含糊地答說。隨後，更提高啞聲，望着他的母親，喊着：

「媽媽！熱！痛！熱！……」

他的母親似乎自己覺得「痛」「熱」的難過，急急拿了桌上

的茶杯，連口說了幾聲：

「好寶寶，茶要麼？喝吧！」

魯意渴鹿似的把茶喝了，又注視着保祿，慢慢地說：

「保祿，你怎麼來的？」

保祿斜坐在他的床上，側身俯視着病人，更親愛地說：

「小朋友，我來等你醒後，給你說幾句。」

「寶寶，保祿真是一個好小兒。」他的母親插嘴說。

「小朋友呵！保祿接着就說：你現在怎樣了……痛得厲

害嗎？……」

「還好，保祿！多謝你！」

「小朋友呵！方才你在樹上……我離開你，便去開會。教練員方才開口，馬各面色蒼白，急急地跑到，說你從樹上跌下了；

我們立時跟着教練員趕到樹旁，見你跌得……；你到這裏來後，我們仍舊去開會。」

「教練員講什麼？朋友。」魯意用尖銳的目光射着他，似乎很願聽他的話一般的說。

「後來，小朋友呵！」保祿垂着頭，似乎不肯說般慢慢地說……神父末來說：

「小軍人們！你們不要不聽命，不守軍紀，如同……魯意一樣；你們看，他不肯來開會，違了許的願，小耶穌就叫他從樹上跌下，你們不要如此呵！……到底我們當求小耶穌寬免他，叫他早些好……」

保祿把他的話收住了，因為他看見魯意低着頭，紅着臉，從亮汪汪的眼眶內不斷流出涓涓的淚兒。

「寶寶！不要哭。」他的母親把手巾替他揩去淚兒。

接着又是保祿極溫柔的聲調：

「小朋友！不要哭，不要緊的，小耶穌一定寬免你的。你以後欲……；不要哭，小朋友！」

魯意因着他媽媽的和保祿的勸解，方才減輕了哭聲。

「小朋友啊！你祇要求小耶穌寬免，他一定忘記你的不好；他仍欲你做他朋友的。」保祿重複說了一遍。

「真的嗎？小朋友！」魯意還有些咽咽的聲音說。

「一定的！小朋友啊！小耶穌一定……」

「小耶穌當真不再罰我嗎？我也一定不再……」魯意戰慄地說，涓涓淚珠，又像泉水般的瀉下。

「好極了，小朋友啊！你既這樣……小耶穌一定寬免你的。」保祿表示勝利一般說。

「小弟弟，謝謝你，魯意的母親說：現在不早了，你可回去了。」

「再會吧！伯母。」保祿向她說。

保祿一面退出，一面望着病人依依不捨地又說：

「小朋友啊，再會吧！我們一定不忘記爲你求天主，望你早些起床。」

魯意默默着，眼兒注着保祿的背影，直到看不見，表示無限

的感激。

★

★

★

次早醒來，他覺得心靈愉快了一些，痛苦也似乎減少一半；他回想昨晚保祿的話，不覺一陣心酸，淚兒禁不住落下了：他懺悔自己的不好，他全心全意要改過了，以後再不……永遠再不……因為他本來什麼也不怕，現在只怕小耶穌再罰他，罰他再受這樣的苦。

他在病中，不知落了多少眼淚，大概因着不能耐受痛苦而哭的；但是，不少的眼淚，却是懺悔的熱淚；他哭他的受傷原因，所以他在病中，定了極堅決的志向：

「我不再不聽命了，也不再……」



神父拖魯意靠近他的身邊，表示很可憐他的樣子：

三 我要愛了

一月後，魯意的病完全告痊了。他出了醫院，照舊到校上課。他果然不忘病中所堅定的志願，他果然改過了不少：先前他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軍人，祇想遊玩，把望彌撒，領聖體；做小克己，都拋在腦後，不但這樣，有時還譏笑他人，譏笑他的隊長做任憑什麼功夫；可是，現在他已經兩樣了：他不敢不聽命了，不去爬樹捉鳥了；去望彌撒……有時還做幾個小克

己……爲的：祇是怕，他怕小耶穌再罰他。

開會的前十分鐘，不待搖鈴，先到了，他的教練員看他病後委實好得多了，非常快活，非常安慰，便和藹地給他說：

「小魯意，病好完全了嗎？身體康健嗎？」

「還好，神父！」魯意立了起來，極誠重地說。

「好的，該當謝謝天主……魯意！你已等候幾時了？」

「好久了，神父！」

「噯！好小兒，你先前不肯來的，而現在竟早早的等在，真奇怪……但是，我問你究竟爲什麼呢？」

「神父！我不願再做不聽命的軍人了，不敢再像上次了……」

「好孩子！……這很好；但是，你給我說，你爲什麼不願再如上次呢？……」

「神父，我……」魯意低下頭含糊地說：「神父，我……我怕……我怕……我怕小耶穌再……」

「啊！小孩子啊！你錯了：小耶穌不是，萬不是可怕的，你不當怕他啊！反正，他是極可愛的，你當愛他，你不當怕他！」

魯意似乎聽到什麼新奇一般的注視着他，默着，呆着。

「好孩子！教練員拖魯意靠近他的身邊，表示出很可憐他的樣子，親愛地給他說：「小孩子，你不知道小耶穌很愛你的嗎？他爲愛你，他降生在馬槽裏……吃盡了三十三年的苦……到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都是爲愛你的緣故。」

魯意點了幾下頭，表示很明白他所講的。

「那末，好孩子啊！小耶穌果然是可愛的，你當愛他！不該怕他！……」

魯意呆望着教練員，好似仍不明瞭他的話。

「好孩子啊！你不懂我的話嗎？那末，你聽，好孩子，你聽我講一個譬喻：你家中有一隻白鳥，你是很愛牠的；你的小朋友馬各，他因着愛你，也很愛牠，又給食物與牠吃。你的小貓不是這樣了，牠因着怕你，怕你打，也不敢去傷害小鳥。你看，小孩子，馬各和小貓，那一個更中你意？」

「神父，一定馬各！」魯意肯定地說。

「噯！好孩子！你現在已明白了。一樣的：你若怕小耶穌，如同小貓的怕你；你愛小耶穌，就如同馬各的愛你，現在「怕」和「愛」你明白了，那末，小孩子，現在你要那一樣？」

「我要……愛了。」魯意懂透似的堅決地說。

「好孩子！你愛小耶穌，小耶穌也一定愛你的，你一定有福

的，一定比怕他更有福的，他以後不再罰你了；相反，他以後一定同你十分要好的……」教練員和顏悅色地一面拍拍小魯意的肩膀，一面似乎不能結束他的話一般說着。

小魯意的腦袋裏，充滿着許多新奇的道理——小耶穌爲愛他，降生在馬槽裡……等事，他早早都聽得很熟。但是，這「怕」和「愛」……有什麼大分別的話，却似乎生平第一次入他的耳鼓；而且覺得這些實在好聽，動聽的。同時，他的心靈上，覺到小耶穌果然可愛無限，自己的愛火，也不覺勃發了。

*

*

*

開會的鈴已搖了二次，軍人們一個一個帶話帶笑進會所，不多時，教練員開始講了。魯意安安地坐在他們中間；他這次委實

是生平第一次用心聽講，他睜大眼睛，側了耳朵，一字一句，不肯遺漏，他聽得：

「小軍人們，你們個個該當愛慕小耶穌，他在世間的時候——如你們的時候——居納則肋時，在若瑟的身邊做木匠；鄰近的小孩子們——如你們的大小——跑到小耶穌的面前，小耶穌一個一個同他們講話，安慰他們，教訓他們，也和他們遊玩。現在，你們也要這樣：跑到小耶穌的面前，就是到聖堂裏去，聖體龕前，他一定如先前在納則肋一樣……」

*

*

*



了！你愛要我！耶穌小！

手，睜大了眼，兩條活活的視線，壁直地釘在聖體龕衣上，嘴裏微微地出聲：「小耶穌啊！今後我不是因着怕你了恭敬你，到底因着愛。」

我要愛你了，我要愛你了……

「小耶穌啊！我要愛你了，愛你了……」他重覆地說；他那雙合着的手，不知不覺又了起來，他紅熱的眼圈裏，葡萄似的眼珠，源源不絕地湧出——這並不是悔淚了，却是熱愛的情淚了。

舊意聽完了教練員的訓話，心裡感覺得許多新奇的事情。他急忙走到聖堂裏去，一直跑到聖體龕前，雙膝跪在欄杆上，合着

現在的魯意和先前的魯意，確是完全不同了；他病好了後，果然也變好得多哩！但是，他起先的變好，是出於「怕」，所以是呆板的，勉強的，不自然的，不真切的；而現在却是活潑的，自情自願的，天然的，真實的：他真切地愛小耶穌了，因此小耶穌也益加愛他，更歡喜他，賞給他許多恩典：使他常常平安，愉快，安慰，而一切熱心，活潑，良好的表記，當然也常常顯露在外面了。他愛小耶穌的憑據，却一天一天地顯得更清楚：他每天早早地起身，獨自到堂裏望彌撒，或輔彌撒，熱熱心心地領聖體——同小耶穌密談；放晚學之後，跑到聖堂的最前跪凳，捧了小手，雙目凝視了聖體龕子，熱心地祈禱。回到家之後，必陪着母

★

★

★

親，同誦晚課；父母和長上的命，聽得很好。每主日的善功紀錄紙，常按期繳交，從不延期，而且常是寫滿克己的。——他不但成了一真正聖體軍，還做了小宗徒，一二月後，受了衆人推舉，升了隊長。

愛小耶穌最妙的法子：就是領導他人也愛小耶穌——就是盡力救人，助人——果然魯意也得到這妙法，他自從升做隊長後，益加努力勸人，同保祿連絡得非常密切，他們倆，常協力同心，勸勉某某軍人，爲某某罪人祈求，爲某某病人領聖體，爲某某外教人做小克己。唉！這樣的精神，委實是宗徒的精神，非愛耶穌者，怎麼能實行呢？

在小耶穌神聖愛情圈中生活的人，畢竟欲給他吸去的。果然，一天魯意在領聖體之後，給小耶穌吸引去了。彌撒畢

後，立刻到神父處去。

「神父早安！」魯意誠重地向神父行禮

「早安！魯意！」

「神父，魯意低着頭說，神父，我……我要修道，做神父，去傳教。」

「啊！你要修道嗎？神父快活地說：好孩子，很好，修道是最好沒有的；但是，小孩子，你當知道：修道不是爲享福；你修了道，離開爸爸，媽媽，弟弟，妹妹……」

「我都知道的，神父，魯意說，但是，我愛小耶穌，他要我做傳教士，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也要離去的。」

魯意那時頭向着地板，眼兒潤濕了，鼻子發酸，……但是堅決地，肯定地，再說一遍說：



「神父，我要修道，因為我愛小耶穌。」
「是的，神父，爸爸，媽媽，弟弟妹妹，為小耶穌，我也肯
犧牲的。」

了 愛 要 我



小安當的勝利

太陽已經完全沉落了，一陣灰色的暮烟，把田野漸漸籠罩起來，微紫色的天空，烟燦着幾顆星兒，靜悄悄的灰色路上，一個孩兒，身材細瘦，現着蒼白憔悴的面容，披着一件襤褸不堪的單衣，急促地趕他的前程，他，使人一望便知是個苦兒；真的，他確是個苦兒，而且還是伶仃孤兒，他只剩個伯父——一個粗俗的木匠——和一個後母般的伯母。

這可憐的孤兒，叫安當，因他年紀小，祇有十歲——所以人們都叫他小安當。

這時安當把手裡的書本，放進了袋裡，欣喜地繼續向着伯父

的屋子走去；他雖可稱做世間最不幸的兒童，可是他的心靈中，常常充塞着說不出的愉快，因為他是小耶穌的好朋友；勤領聖體的，喜歡救人的聖體軍人！

「喔！有福的我！」安當快活地自言自語說：「小耶穌每天到我心裡來，使我這般的快活……我本來不知道怎樣報答他；自從進了聖體軍之後，知道「祭獻」和「救靈魂」是耶穌最歡喜，最盼望的。唉！我怎樣真有福呀！此後為報答他，吾要盡量地做這兩件事……噯！我是有福的……」

安當一面想着，一面走着。灰色的暮烟，漸漸地變成黑色，前面幾棵老松蔭裡，隱約地可望見一間簡陋的茅舍，烟囪上，冒出深灰色的烟；從那小方格的窗櫺裏，送出一陣鑿子，斧頭，鉗子的雜聲。這是安當的伯父正在晚前努力地趕完他的工作。

「噲！到家了！」安當驀然中止他快活的思潮，坪然失聲。

「怎麼？」安當覺得感觸着什麼奇怪般的想道：我伯父不是個冷淡教友嗎？他每主日不到堂裡去，而且終沒有一次罷過工……唉！我不是一個聖體軍——救人靈魂的聖體軍嗎？——為什麼不去救他呢？使小耶穌更加喜歡……」

在安當思念起伏之時，不覺已到了屋門前。他輕快地跨進到伯父的作場裏，很誠重地給伯父請個晚安。

「怎麼這樣晚的？」木匠似乎不很注意地說了一聲。

「伯伯！今天是瞻禮七，下課之後，我們聖體軍開會，所以晚了。」安當近上去說。

勤勞的木匠，不再發言，靜默地繼續他的工作。

「伯伯！安當看他

了。」

「噲！」

「伯伯！明天我們早點去望彌撒好嗎？」

「不！」

「伯伯！」安當顫抖的說：「明天是主日，該望彌撒的……不該當做工的……」

「拍！」安當的伯父把木條向安當的胸坎上打去，隨後，又接了一陣又粗又暴的罵聲：

「小鬼！小畜生……真沒有良心的……你父母死後，吃我的，穿我的，什麼都是我的……都靠我兩隻手天天做出來，做一天，吃一天……小鬼！竟要我罷工，罷了工不是要餓死你嗎？小鬼！沒有良心的。」

安當這時，早已倒在亂木花裡，幸而沒有受重傷，所以他雖驚惶得像木偶一般，却還能把伯父的罵聲，句句聽清楚。

這時他的伯母，正在廚房裡整備晚餐，聽得這番罵聲，忙丟了工作奔出，她見她的丈夫在發怒，也不問情由，連打帶罵的把安當拖到灶前，這天的晚膳，安當自己也料到又是沒有希望吃了。

過了一回，安當鎮定了一些，他斜坐在柴堆裡，背肩靠在牆上，肚裏只是輾轉作聲；一陣一陣，熱騰騰的泡飯香，不斷地送進他的鼻子，耳鼓內却還聽到他伯父餘怒未息的罵聲，他的胸部和腿部微微地覺得一些疼痛，可是他的心地裏，却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安慰和愉快，于是不知不覺想到他的朋友——小耶穌了。

一小耶穌呵！你是我的好朋友，快快來相幫我呵！我要我的

伯伯罷工呵！我要他和你要好呵！小耶穌！相幫我呵！」安當把身體扭了一扭坐坐好，接續想下去：

「呵！小耶穌相幫我，有做不成的事體嗎？我一定要我的伯伯罷工……以後，我定志：每逢主日要望兩台彌撒，每天做三次……不……要做四次小祭獻……還要請若望，小馬克……一同多做些祭獻……多做……」

迷迷朦朦，他就在這亂柴堆裏，尋他的好夢了。

★

★

★

斜面的茅屋頂上，已經微顯紅光，鷄棚裏的公鷄，啼了第二遍，天還是寒冷，昏暗，陰森。灶前亂柴堆裏的苦孩，已經翻來翻去不止一次了。伸着瘦似枯柴般的小手，擦了擦惶松的倦眼；

又翻了幾個身，打了一個呵欠；忽而，他振作精神，跳了起來
第一個念頭是：

「今天是主日，快快去望彌撒！」

于是他匆匆地整理衣服，蹣手蹣腳——走出屋子，到河旁洗一洗臉兒，一直向那鐘聲不斷的聖堂飛也似的去了。

他最覺得安慰，最感到愉快的：是領聖體後的一刻，他和他的好朋友——小耶穌——作極密切的談話，尤其是這一次：他領了聖體，慢慢地回到自己的位置，捧着雙手，合着兩眼，靜靜地開始同小耶穌密談：

「好耶穌呵！你在我的胸中，我的胸部還有些微痛；小耶穌呵！你很清楚我的胸部為什麼疼痛的：是我的伯伯把斧頭柄擊痛的。小耶穌呵！你也很明白他為什麼擊我的……好耶穌呵！他現

在還在工作，還不肯罷工！好耶穌呵！我要他罷工，守好你的誠命，到底，我沒法去阻止他……好耶穌呵！求你可憐他吧！相幫我吧！我是你的小軍人！好耶穌呵……」

彌畢後，安當的胸坎裡，充滿着愉快，欣悅地出堂。堂外的空場填滿了小學生的談笑聲，和玩皮球的聲音；安當因小同伴們的招呼，也很高興地加入，在這極清爽的早霧裡，作最有精神的足球遊戲。

催促信衆們去望彌撒的鐘聲，不斷地從那高聳雲霄的鐘樓裡一陣一陣地送出；小學生們却照常的踢球：因為他們都已望了早彌撒。

「再去望一台！」安當突然發出這個念頭：「昨天我不是定當過：每逢主日要望兩台彌撒，一台爲我的伯伯嗎？……」去！

快去吧！」

「那裏去？」……「不要去！」……「小安當呵！」這般的喊聲，連接地追送他，他呢，他已走得遠了，將跨進堂門了。

他方才進堂，不免有些分心，皮球……小同伴們的影像，一時不能完全消滅，可是，不多時，他的心慢慢地收斂住了。尤其是舉揚聖體後，他畢竟熱切地念了一串玫瑰經和一遍聖母禱文，爲的是：求聖母也相帮他。

又是一陣鐘聲，堂門開處擁出蜂一般的信友，安當隨着羣衆一同出堂。場裏的球聲已沒有了，他的同伴們都散去了，安當不覺掃興，便慢慢地踱進課堂，去找他的同伴，可是隻影不見，只見管理他的修士——他的聖體軍的教練員——劈面迎來，安當即忙上前，很溫和地請了一個早安，然後把昨晚的事情，和今晨望兩台

彌撒的用意，從頭到尾，清清楚楚地訴說給他的教練員聽，並且求他相幫，教練員聽了這位小軍人的一番話，驚嘆到至極；贊許他的好意和勇敢，又勉勵了他幾句，末後，又教給了他一個極好的妙法

安當領受了他的訓練，更覺勇敢了。就告辭了教練員，回家去了。一路上只管加增他步行的速率，越快越好的想到家，爲的要早早實行教練員所教給他的妙法。

好容易趕到了家，跨進門口，但見他的冷酷的伯父——似怒非怒地望了他一望——或者還是未息怒——安當胆小地，慢慢地走入廚房，把灶上騰下的冷粥，吃過之後，肚裡覺得舒適一些，隨後，就拿了條小櫈，靠近了他伯伯，一聲不發地呆呆地坐着，有時默讀明天將背的生書，有時私念幾端玫瑰經，有時靜靜地呆望着他

的伯父：這是他的教練員教他做的，給他的好方法——原來他的教練員教他每逢主日，他伯伯工作的時候，當這樣的靜坐在他的旁邊，爲做祭獻，爲補贖他伯伯不罷工的罪，這果然是一個極妙的法兒，可是終日這樣單調的靜坐着，也是極難的，尤其是爲兒童們，尤其是爲這個活潑好動的安當。到底安當居然能實行，能堅持，這果然是他的勇氣，但，另外因着小耶穌的相幫。

太陽已經掛得很高，遠遠照着窗外的田隴；樹上的小雀，欣悅地唱着；溪邊的柳條，繫着又闊又鮮明的嫩葉，倒映在水裏；竹籬旁的野薔薇，開得正濃；唉！這真是春天的好景緻，這真是極好玩的時候。

「小安當！」……「小安當！」……一陣喊聲從窗口外送進來，安當立時轉身，但見他的小同伴們——若望，小馬克……都拿

着小竹竿，網袋，小鉤子，玻璃瓶……不問而知他們是釣魚和捉蝦蟆去的。

「安當！去，同我們去，去釣魚！」若望高舉他的竹竿說：

「不，我不去！」安當搖着頭慢慢地說：

「怎麼不去，獨自呆坐着，不是瘋子嗎？」若望很不快意地

說，

「快去，快去，我們等不及了！」小馬克高揚着他的小網袋

說，

「不，我不去！」安當肯定地說。

「噫！噫！要去的。」兒童們一同喊着。

「奇怪了！安當真是瘋了！」小馬克說。

「他既然不去，吾們去吧！」別的小兒說。

安當沒法，只好走出去；偷偷地低聲向他們說明不去遊玩的理由：這樣的他勸他的伯伯罷工……怎樣的……說得仔仔細細，因此，小同伴們，只得敗興而走。

他的伯父看見他寧願寂寞無聊地呆坐着，不願跟他的小朋友們去捉魚摸蝦，覺得有些罕奇，但對於他常侍坐在旁邊，起了看重安當的心了。

因此，安當能安安寧寧吃一頓中飯。

可是吃過中飯，安當又獨坐着，他覺得太厭氣了，想厭氣，越覺厭氣；越是厭氣，越要想，於是，更……

「喔唷，無聊極了！安當呆坐着，只管這般的想着：實在無聊！沒有事體做：玫瑰經已念過了兩串，明天的生書已背得爛熟了，還有什麼事體做呢？不如……不如去同小馬克等去捉魚吧！」

不！不！我當坐着；因為我要做克己爲伯伯，但是，這樣的無聊呵！坐到夜還有半天——六個或者七個鐘頭——怎樣坐得住呢？到夜……嘿！無聊的！……呸！走吧！去吧！捉魚去吧！……不！……不可以的……到底……」

安當彷徨着，納悶着，只管伸腰，只管打呵欠。

「不！……我不去！……我一定坐到夜……到底……又到底……好！好了！我有個好法：小耶穌！我同你商量：半天的默坐換十個大祭獻，好！好極了！這樣做吧！」

他立即從破書包裹抽出一塊缺角的大石板，吐了幾點液沫，把石板揩得很乾淨，握着石筆，大書而特書：「小耶穌！我同你立約：半天的靜坐，換十個大祭獻，這個主日裏做清，吾決不忘記，一定的。」下面更大的劃着他的名字「安當十」

寫完了，從頭到末，念了兩遍，自己很滿意，又把它放在書包裹，又伸了一個懶腰，拔腳就跑，出去了……找小馬克等去捉魚了……

*

*

*

又是一個瞻禮七的晚上，疲倦的小安當在破舊的小床上翻來覆去，終不能合眼——平時的安當，上床不滿十分鐘，就可聽見他呼呼的鼾聲——這時已經十時半了，他雖覺疲倦，但終沒有睡意，爲的是他腦袋裏的擾亂：「噫！明天又是主日了，怎樣辦呢？他又不肯罷工，怎樣辦呢？……」上主日半天的靜坐，真難堪呀！下半天實在吃不住了，只好換十個祭獻，幸而，在這個主日裏做完，沒有失約……到底……到底呵……明天又是主日了！怎麼辦

呢？……他一定不肯罷工的！……怎麼辦呢？……默坐一天嗎？吃不住，半天嗎？也不成功……噫！明天……

安當又翻了幾個身，實在不能合眼。

「好！小安當！跳了起來，振作精神，自己對自己說：不睡了。」

他拖了鞋子，輕輕地離了床，踱進他伯伯的作場；就拿起斧頭，鉗子，鑿子……抖擻擻地照着他伯伯的樣子，工作起來了！結束他伯伯未完的工作。

「喔！好極了！他把斧頭劈着木板，自己想道：明天伯伯一定要罷工了，因為明天的工作，我今夜替他做完，到明天他沒事做了，一定要罷工的……唉！明天可整天遊玩了：同小馬克……捉魚……」

但是，不到五分鐘，斧頭的聲音沒有了，室內的一切都沉靜着；小煤油燈的火光，閃耀着全室，照着滿地的木花柴，照着柴裏坐着的小孩——安當——他呆着，緘默着，把斧頭丟在柴裏，右手緊握左手，從兩手之間，鮮紅的血，淚一般的滴在柴上，他受傷了，他不小心把斧頭傷了手指。

「小安當！怎麼？」木匠驚駭的說，他被安當驚醒了，走進他的作場，爲的是找是否有賊？不料看見新完成的工作和木花上的鮮血，不覺吃了一驚。

「怎樣！你受傷了！小安當！」木匠走近他，驚訝地說

「伯伯！沒有什麼！」安當微微地打顫着說。

「伯伯！」安當目注着他的伯伯說。

「小安當！你爲何深夜起來……工作……怎樣呢？」木匠可

憐他，看他的小手說：

「伯伯！我要你……」安當把含淚的眼兒注着他的伯伯說。

「小安當！你要我什麼？」木匠慚愧地說。

「伯伯！我要你罷工……」安當戰慄地說：他的淚，他的啞聲，同時湧出。

「小安當……小安當……」粗俗的木匠垂着頭，紅着臉說：

「伯伯！我的手痛呵！」

「小安當！去睡吧！」木匠把布條裹了安當的小手；然後拖他到床上。

「小耶穌……我痛。」安當在床上吟唔着：「小耶穌！我痛，可是，不要緊。」「都爲你！」「小耶穌呵！我很快活；因爲我倆勝利了！小耶穌我感謝你的相幫！」

№880-4	№880-3	№880-2	№880-1
<p>花 鳥 曲</p> <p>詩 歌 集</p>	<p>樂 國 之 王</p> <p>寓意長篇小說</p>	<p>遺 書 一 束</p> <p>書 信 集</p>	<p>小 宗 徒</p> <p>電影小說</p>
<p>每本 二角 五元一本十</p>	<p>每本 二角 五元一本十</p>	<p>每本 二角 一元一本十</p>	<p>每本 六角 二元一本十</p>
<p>張 孝 松 著</p>	<p>M. Loyola 原 著 張 孝 松 譯</p>	<p>A. Bessières 原 著 張 登 儀 譯</p>	<p>Vict. Marmouton 原 著 張 希 斌 譯</p>
<p>公教詩歌的創作。內容有兒歌、新詩、表演唱三種。兒歌與表演唱是為兒童們寫的，新詩是為青年們寫的。作者把聖體軍的生活、道理、精神、藉着和諧的節調，輕快的字句，發揮盡致，表演唱可為小學校的音樂課本。</p>	<p>一個國王，離開了自己的宮殿，到一個充軍地，退著一個窮兒，國王就很愛慕他，到他的草棚內去，引導他教訓他，使他成為將來極樂國的大臣。這些都是寓意著聖教會的道理。借着這些可以想像的人物，表出聖教會奧妙的道理。</p>	<p>一個八歲的兒童，聰明伶俐，初領聖體以後，熱心勇敢，更加出衆，做領聖體軍聯盟會的書記，同一位神父通信，他的爛漫的天真，活潑的性情，有趣的生活，再有他的愛主的熱忱，克己的精神，都從他的親筆遺書內看出。</p>	<p>一個八歲的頑劣學生，變成了非常的模範兒童，在惡劣環境中，威虐壓迫下，不斷地奮鬥抵抗，可歌可泣地進行他的傳教計劃，本書描寫細膩熨貼，表情熱烈誠摯，不但在在動人，更能鼓舞傳教心火。——附影片照十六張。</p>

N°880-8	N°880-7	N°880-6	N°880-5
<p>耶穌的小朋友</p> <p>創作小說集</p>	<p>耶穌的回音</p> <p>篇小說集</p>	<p>感化</p> <p>短篇小說</p>	<p>奉獻</p> <p>短篇小說選</p>
	<p>每本一角四分</p> <p>十本一元</p>	<p>每本一角二分</p> <p>十本一元</p>	<p>每本一角六分</p> <p>十本二元一角</p>
<p>陳田著</p>	<p>V. Marmouton 原著 張登儀譯</p>	<p>Elisabeth Mary 原著 張孝松譯</p>	<p>V. Marmouton 原著 周濬良譯</p>
<p>本書材料，有些是作者主持聖體軍聯合刊時，各處通訊報告內搜集的，有些是他管理聖體軍時，目親耳聞的實錄，爲此可說是我國初期聖體軍的成績紀錄，中華兒童聖德的放映——爲本國同年的兒童，一定是最優良的讀物。</p>	<p>本書是從法國馬爾東司鐸所著的奧斯地亞的發光程一書內選譯的內容，包含鳥兒們的聖誕，耶穌的回音，一個比例，該當起身了，擺鐘之前，猜謎六篇，是他短篇小說中的菁華，每篇都含有極佳的教訓和深妙的寓意。</p>	<p>這是一本充滿眼淚，愛情的長篇小說，敘述一個熱心活潑的小宗徒，因了他的善言善表，感化一個頑童的事跡，原文已是曲曲折折，耐人尋味，譯者却還不滿意，他把中國兒童心理爲目標，把它增刪了不少內容，更是引人入勝了。</p>	<p>內容包括得很普遍，便宜的交易，是指寫犧牲精神的奉獻，是瞭解晨禱，一幅聖體布，是記一個青年的聖召……聖體軍念了，能得活動的模型，熱忱的操練，教練員可把他做集會或訓誨時的資料。</p>

天上英兒

傳記

H. Perroy
原著
金魯賢譯

琪特·豐·翁·Guy de Fontgalland. 是一位活潑可愛的聖體軍, 去世時雖僅十一歲, 可是聖德已使人驚嘆。膜拜本書譯自法文專為兒童們寫而附加訓言的 *Votre ami Guy* 直譯為你的朋友琪, 茲求簡明, 故改名天上英兒。

新光

短篇聖人行實集

朱樹德著

所載的聖人, 都是童軍的主保, 都是近代的大聖人, 計有聖鮑斯高, 加大利納, 拉蒲來, 可敬多明我, 哈維豪, 聖維雅納, 真福趙奧斯定, 真福吳國盛……書是用小說體寫的, 所以清顯饒趣, 絕不涉乾枯果板。

熱心

神修指導

連國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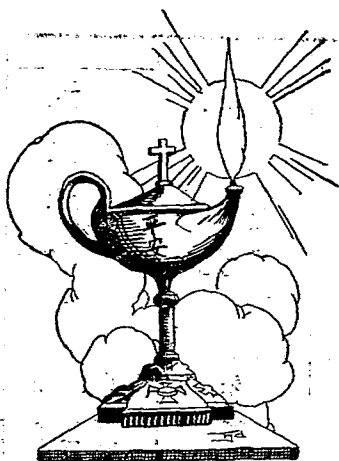
要做個熱心軍人, 對於彌撒聖體當有特別的敬愛。本書把望彌撒, 實領聖體, 神領聖體, 拜聖體, 及領主前的告解, 詳細解釋, 指示方法, 軍人念了, 不但能得到敬聖體的捷徑, 而且能益加聖善望彌撒, 領聖體, 拜聖體, 辦神工。

聖體軍要略

張希斌編

本書雖未收入本叢書, 到底是讀本叢書者不可不備的參考品。內容大概如下: 一. 聖體軍的性質, 二. 宗旨, 三. 規律, 四. 教練, 五. 資格, 六. 設辦, 七. 組織, 八. 典禮, 九. 軍歌, 十. 結語。——每十本價六角

No 281



用小說體寫的
短篇聖人行實集

新 光

LES NOUVELLES
ÉTOILES DU CIEL.

(原名天上人 Flos Sanctorum)

朱樹德著

聖人的聖德事業，光耀燦爛，可比萬丈光芒，也可比作「北斗星」，是我們世人的指針。書稱新光，因所述的都是新時代的大聖人；達爾濟斯近年來，因作了童軍主保，更受人的欽敬，也可說「重放光明」了。

所載聖人有：

聖達爾濟斯(St Tarcisius).

福女拉蒲蘭(Bse Cath. Labouré).

聖維雅納(St Viann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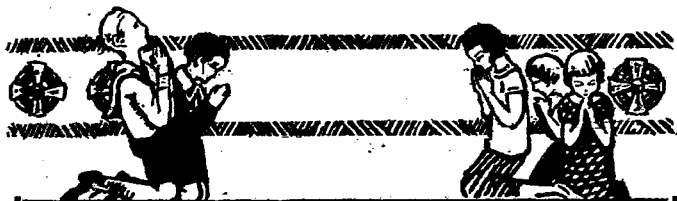
聖鮑斯高(St Bosco).

可敬哈唯豪(Ven. Dom. Savio).

眞福趙奧斯定(Bx Aug. Tchao).

眞福吳國盛(Bx Ou Kô-tchen).

書是用小說體寫的，清顯饒趣，絕不乾枯呆板。又每篇插有不少聖人事跡的像畫，真是兒童們的一本有益處，有趣味的聖書。



熱

心

神修指導

連國邦編

聖體軍人都是誠意地要做耶穌的小衛士，小朋友，所以都該是熱愛聖體，都該是非常熱愛聖體的，本書正把關於彌撒聖體的一切：實領聖體，神領聖體，拜聖體，連同預備領聖體的洗滌罪過的方法——告解等等都加以解釋，指示方法。軍人們念了之後，不但能得到欽敬聖體的捷徑，而且能益加聖善地望彌撒，領聖體，拜聖體，辦神工！

內容大概如下：

- 望 彌 撒：** 第一方法 同耶穌的苦難對照。
 第二方法 照彌撒的四個宗旨。
- 領 聖 體：** 領前的預備；領後的感謝。
- 拜 聖 體：** 拜聖體的方法和當發的熱情。
- 神領聖體：** 神領聖體的益處和方法。
- 告 解：** 告解前後的規矩和善情。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啟

聖體軍小叢書

PARVI AMICI JESU.

AUCTORE FR. MATHIA ZEN.

上海教區惠主教准

書名

耶穌的小朋友

著者

陳田

印行

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初版

一九三五年
三月三十日

82

752960

